

首部民族膏盐工业的史记
世纪资本洞商的命运沉浮

大富小

阮德胜

著

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大富小

余秋雨題



(下)

阮德胜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第十六章

日子是一闪一闪的鬼火，看似在眼前，待走近它，明明灭灭，又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微光……田凤恹恹地、孤独地躺在描金楠木垂花柱式拔步床上，只觉得远寺钟敲、闾里巷外的人语脚步、鸡鸣狗吠一切之一一切都令人心情郁结……

从坊表街嫁入韩家坝二十多年，田凤像蒲阳的女人乃至中国千千万万女人一样，裹紧了小脚、束高了发髻、关起了心窗，她把日子过在了丈夫韩忠烈身上、过在了孩子韩秉礼韩秉义身上、过在了韩府或“韩家花园”的柴米油盐上。她原本以为前半生既然已经这样波澜不惊、丰丰盛盛地过了，后半辈子也一定可以这样过下去，谁能想韩忠烈一句话不留急匆匆地走了，走得只有一张画像高高地挂在楼阁中堂上；韩秉礼在日本，远得让人有时竟想不起个模样来；韩秉义就在辅智阁，可他却近得让人在无可奈何中心神不宁。偌大的“韩家花园”，里里外外有几十人在看着、护着、服侍着，周全得她伸不进去一把手。

田凤有的是日子，不过，她的日子也成了闪闪的磷火在黑夜里无休无止地穿行。

田凤想得最多的是死，想得最透的恐怕也是死。她想到了，人活着一点日子都没有或者有着很多的日子又无处可用，没有可亲的人、没有可说的话、没有可做的事，不如死了，反正人是要死的，死了也就死了。田福元不就死了吗？韩忠烈不就死了吗？田福元死的时候、韩忠烈死的时候，都跟天塌下来一样，事实上天没有塌下来。每一个人头上顶着的只是一个小天，说得准确点恐怕就是一朵云彩，它会变雾、变雨、变雪、变雹，变得千姿百态、千奇百怪，但不会变成一个大天。死一个田福元，死十个韩忠烈，

再死一百个田凤，天都不会塌下来，天怎么可能塌下来呢？！

田凤终究没有死，她找到了一个结实得如膏洞蓝板一样硬的活下去的理由——她要为傻儿子、如今又是残了的儿子韩秉义活着。既然她已经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而她又不能把他带走，她要尽力地为他活着，多活一天是一天，哪怕只多活一个磷火闪烁的瞬间，她要对得起他含糊不清地喊她一个“姆”字！

田凤也想到过韩秉义的死。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残忍的，但对傻子韩秉义来说又是现实的。田凤希望过傻儿子韩秉义死在她或者韩忠烈之前，这样就不至于挨饿受冷。后来蛮撞地有了韩文武，那么他也可以死在韩文武蒙生孝心之后，然而……韩忠烈早早地死了，而韩文武还在“有奶就是娘”的襁褓之中，唯一可以实现的大概就是她要活着，她要活过韩秉义，这很难，但她必须这么去做。

让田凤活下来，韩秉义是个理由。这个理由不是平白无故想出来的，是从泪里冲出来的，是从心里踩倒又站起来的。让一个人去死，可能只要一个简约而孤独的理由去推动即可发生，但要一个人活下来，应该还有很多支撑的理由。跟跳崖和爬崖的道理相似。田凤亦然。

在田凤决定好好活下来的时候，她的眼里哪怕在黑夜再也没有了鬼火，全是生动的景象。比如：闵少子的小女儿闵芳菲送来一双绣鞋，田凤从针针脚脚看出初长人形的丫头赛过了她娘宋贤慧的手艺；金蛇蚤的儿子金山把唐诗三百首能倒背如流水，田凤从举手投足中感到他的天慧；韩文武早起穿鞋跟打锣似的叫得“韩家花园”直掉落叶，田凤从他的声腔起伏中听到他的成长……再比如，田尹氏崴了一脚，屁股坐到天井的石板上，骨头成了粉渣子，瘫到书院街金蛇蚤家的床上。田凤去看她，给她擦身子时，她骂道：“你们都盼着我早点死嚟？”田凤笑着对娟子说：“我都快死的人了，她还不死。阎王老爷是不是把她的生死簿弄丢了嚟！”姐妹二人说了一堆心里话。娟子回头对金蛇蚤说：“我姐的心啦，活泛开了！”

田凤的心是在做完韩忠烈“周年”那天晚上之后活泛开的，那也是一种痛苦而无奈的活泛。

韩忠烈的后事从死到七个“七”的四十九天里，办得十分地周全，十分地细法，也看出了“韩家花园”大宅门里的殷实。

要说尚缺的，就是生了两个儿子，却没有一个能来到棺材头上为韩忠烈捧头起水摔老盆。为此，黄诚玖在街面上说得唾沫星子四溅。当时，田

耀光等到田凤能够稍微清醒地面对韩忠烈去世的当口，问过要不要给韩秉礼拍电报，田凤冷下来半天才含着泪说：“他在那么老远，这边人也停不住多少天，还是不要告诉伢子了。他在读么子硕士学位，正要紧着。就让他以为他老子还康康健健地当着蒲阳洞商、这个家也还是兴兴旺旺的去信了，他赶又赶不回来，还不是让伢子心焦啊？倒白耽误了功课。”说完她叹了一口气，摇出大串泪珠，“那就不是一个能养老送终的伢子……打小为他操碎了心！好端端地一会丢了，一会又回来。回来没住几天漂洋过海到日本去了。走就走吧，临走连个面都不照讲走就走了！你讲讲这是乖伢子的做法嚟？指望不上啰……”韩秉义自然不行，他还叉着个大腿，天天在辅智阁号叫着少了档里物件的疼痛呢。还是韩大话按着乡风出的主意，由韩文武替父行孝。在怀里吃着奶的韩文武是可以由花花抱着做完三礼四道的，可花花跟生铁一样，一点事理不懂，孝帽她不戴，孝衣她不穿，连到韩忠烈棺前做个小辈人的样子哭哭都没有，让一个韩家坝都撇歪了嘴。娟子去劝花花时，她倒说：“我屋子里也死人了！哪个来管了嚟？”最后，还是田凤下了一个大礼给韩忠孝，让侄子辈的韩劝海抱着韩文武给韩忠烈周周全全地办完了丧事。

办韩忠烈的“事”，只要见过的，只要听过的，甚至只要书上写过的，最终只要用钱能买到的，全要办、全都办、全都要办到最顶极的好，这是田凤的主见。田耀光想劝说几句，田凤一个字不让。当时，有个来帮助做老事的老人说闲话时说：“死人上路不能见铁，见铁丢三魄。”田凤立即有了反应，在韩忠烈入葬头三天，欧阳全会领着六十多人沿着上坟山的途径，一路找“铁”，凡是大路左右八丈宽范围内的人家，灶上的锅勺、种田的锄犁，甚至屋内包箱的铁皮、门上的铁栓，凡是带铁的都一一买下。还拆掉了一家铁匠铺，换了一艘全是铜钉的新渡船。韩忠烈真的一路“无铁”！

有一桩事只能等到“周年”才能办，那就是给韩忠烈烧一幢“屋”。如果说韩忠烈死的时候，后事办得风光得让人也想死一回的话，那着实是活人办给活人看的。而“周年”的烧“屋”，按理上走，是实实在在给死去的韩忠烈办的，要不韩忠烈在阴曹地府里无屋可住，只能是游魂。韩忠烈怎么能无屋可住做游魂呢？活着时他住的是气气派派“韩家花园”，死后在阴曹地府自然也要亭台楼阁。田凤很重视“周年”的烧“屋”，“屋”是她让金蛇蚤把纸扎世家笄家第四代传人笄家老大请到韩家坝，照着“韩家花园”扎的。期间，她还两次亲临长江埠监造。她说：“等我死了，我还得住它

呢。”

烧“屋”，烧也是关键，一是不能烧时“丢砖拉瓦”，要烧得干干净净，否则是座不遮风、不挡雨的破屋。田凤盯着田耀光买回了足足能将整个纸屋底三层、外三层围住的上等黄裱，又盯着常一勺告老还乡后推荐来的两名高徒把每一张黄裱都在灶上焙了一遍，确保一把火能烧烬的干燥；二是烧“屋”要往“屋”上不停地滴洒亲人的血，这样不至于被那些无屋的野鬼抢走。最好的血是子孙的，田凤着实是心疼韩秉义和韩文武，头天晚上独自在屋里将十根指头全都用鞋锥锥了血眼，挤了半碗血。烧屋时，她仅让韩秉义和韩文武象征性地滴了两滴在碗里。就这样，田凤还看到花花一脸的不高兴。

应该说，韩忠烈“周年”这天，“屋”烧得十分顺利，点火的时候一丝风都没有，全是自个儿一点一点地烧完的。血也洒得到边到拐，前来送“屋”的老匠人说，在笪家打下手做事四十多年，送“屋”千余幢，没有见烧“屋”时洒过这么多亲人血的，说田凤太重情了。

烧“屋”的当天下午，田凤带着小芹去问“灵姑”。“灵姑”住在团山深处，田凤下车，进门见她在纳鞋索，正准备开口，“灵姑”将鞋索从嘴里拖了一路湿，说：“你们家老爷收到‘屋’了，我刚下去才上来，他让我给你们带个话，他乐意得很！”

田凤看看小芹，“灵姑”怎么知道她是谁？又怎么知道她来问什么？田凤从裤腰的褡裢里摸钱，想问个究竟。哪晓得“灵姑”成了她肚子里的蛔虫，“灵姑”说：“你是韩家坝‘韩家花园’的夫人，叫田凤。今天是你家韩老爷归天的周年祭日，你们给他‘建’了一幢大房子。我午间瞌睡时下去了一趟，正赶上房子落成大典。你们给的钱也多，老爷见人都发，阔绰得很。他还递给我一把，我讲我是从上边来的，用不着，他就让我给你们捎话。”“灵姑”说得活灵活现，疼人得慌。

田凤放了四块银元在“灵姑”的线箩里，有点生怕惹着了“灵姑”似的，她轻轻地问道：“‘灵姑’，他还讲了么子嚟？”

“灵姑”这才抬起头，歇下手中的活儿：“夫人来问的是‘屋’的事，别的就不打听了的好。阴阳分界，各有各的生活不是？”

田凤之前听说过这个“灵姑”很灵，就是脾气不好，惹毛了，用一座金山也讨不来一句话，既然如此，只好说声“谢了”。

一路心情激荡地跑到家，田凤进门把韩忠烈“收到屋”的讯息告诉了

田耀光。

“今天的‘屋’烧得太好了，老爷有真福。”田耀光把声音故意说得大大的，他是想除除这个大宅院一年来的阴沉霉味，便试探着问田凤，“夫人，虽讲都是亲眷朋友来帮忙，但我还是安排了两桌饭在门楼下的大厅，算个谢，夫人也过来吃一口吧！”

兴许是圆满地办完了韩忠烈最后一件事，兴许是时光打磨了一些情感的毛刺，田凤说：“那好吧，你们等等我，我去洗把脸。”小芹忙跑着打水去了。

田耀光把韩忠烈收到“屋”和田凤要参加席宴，告诉了来参加烧屋的金蛇蚤、闵少子等人，很快“韩家花园”的情绪有了变暖。家人跑起腿来步子也快了，说起话来声音也大了。

田凤梳梳洗洗过后，小芹帮她盘起了头，插上一根银簪子，田凤扭头在镜子里看了一眼，“换上兰花头的碧玉簪子吧！”她脱下了那件黑裳，穿上了暗蓝织锦云纹三镶三滚斜襟袄，下着鸽灰洋绉裙。田凤就这么一个清清爽爽的夫人形象，走进了“韩家花园”门楼下的客厅。

这是自韩忠烈去世以来，田凤第一次上这么多人的席。有些席，像“满七”的“回客席”，田凤是应该要上的，这是主事人家给所有参与办事人做的答谢饭，但那时她的心性依然湾在伤痛处，只是请田耀光代主家赔上一欠礼，并要求着韩秉义叉着个刚好一点的裆腿到每个桌席的下边磕了一个头，表示诚谢。田凤来了，要了一碗米酒，她以轻微点头的方式和大家一一示意后，站了起来：“我讲两句吧。”

“您讲，夫人！”田耀光忙从座位上过来，扶着田凤的椅背说，“您还是坐下来讲吧！”

田凤坚持站着：“我先喝了这碗酒，请大家原谅我这个妇道人家的不够礼数。”说完，她“咕咚咕咚”喝下了一大碗米酒。两桌子人都听着、看着，没有人去拦她，他们打心眼里希望她说说话、喝喝酒，说对说错没什么，喝多喝少也没有什么，只要她想说、她想喝就够了。

韩劝海过来倒酒时，只倒了半碗。田凤将右手在碗边上轻拍了两下，修长的指甲与上等的瓷器发出“当当”的轻脆声，她说：“倒满！”语气极其肯定，但韩劝海还是只给她倒了九分酒。

田凤又端起碗：“老爷已经走了一年了，一年来，我芝麻大的事没有做一件。家这边有田管家和老雷、老姚，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妹们看着、护着，

‘韩家花园’还是这个‘韩家花园’，园子管得天天跟梳过一样；洞上那边有蛇蚤、劝海，还有欧阳，城里有老吴，湾上有少子，‘韩忠记’还是那个‘韩忠记’，生意做得要章法有章法，要赚头有赚头。所有这些靠的全是你们，这碗酒我是早该敬了，只是……”田凤还是动了情，但她硬是含住了泪，顿了片刻，接着说，“现在我要敬在座的一碗酒，代表韩家老小敬你们！”

“夫人客气了，”吴达多说，“我们做的都是份里的事。”

“就是。”雷么说。

“谢谢夫人！”

“存情夫人了！”

……

椅子一阵乱响，两桌子人都站了起来。

“坐下，都坐下，你们不坐我不喝了。这叫么子话噻，倒过来谢我了呢。”田凤坐下来，大声而认真地说，“田管家，你带个头，先坐下。”

“好，好，”田耀光招呼着大家，“来，听夫人的，我们都坐下来喝。”

田凤见大家都坐下了，才又站起来，一口喝干了第二碗米酒。“劝海，你再给我倒一碗。这一碗，拜托大家把我的心意带给我们‘韩家花园’和‘韩忠记’所有没来的人。”田耀光要去替田凤喝这碗酒，田凤不答应，她说：“哪一碗都是应当应份的，我一定得喝！”

田凤这天晚上喝了五大碗米酒，喝得双腮生红，她说了很多话，即使说到韩忠烈她也少去了往昔的痛楚，多了对他或赞许或平实的描述，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故人和一个老故事。从内心来说，这个时候，田凤还没有完整地意识到什么。

田凤没有坚持到桌席的最后，她要留给大家更多地去喝酒、去吃菜、去说话。小芹陪她回到怀仁阁，她躺到靠背椅上：“小芹，你去吃点东西，吃好了再过来。”小芹没有马上走，田凤又催她，“我没事，你吃完了，让厨房给做一碗酒糟蛋花。”小芹这才答应，出门时，掩了靠田凤躺下的这边一扇门，担心进风。

米酒也是酒，况且田凤吃得有点急，躺了一会儿不自在，觉得坐起来好；坐了一会不得劲，又觉得站起来走走好。走到门口，有微微的小风，吹在脸上飘着一层凉，很舒服。田凤信步跨出了门槛，这是个月初，天上有几粒星星掉在荷叶里，又是一个春啊，有鱼在一忽一忽地响动。厅下桌席声音还是嘈杂着，辅智阁的灯点得很亮。

吃饭时，田凤让把韩秉义一家叫过来，可小芹回来说韩文武下午咳了两声，花花不敢再让他到厅下过风了。田凤不是担心孙子韩文武受什么凉，而是因他上了坟山，小孩子家火焰低，别摊着了什么鬼魂之类的“齄齄”。想到这，田凤的小脚往辅智阁走去。

过了亭子，转个向，能从树荫里看到辅智阁，田凤停下步子，侧耳没有听到韩文武的哭声，心一下踏实多了。摊了“齄齄”的孩子，最能吵夜。她倒听到花花的声音一高一低的。田凤走到西窗下，“嘭——”窗户的顶杆猛地从里屋抽下，窗棂打了下来，扑了一层灰在光影里乱飞，吓得她差点跳起来。田凤正想说一句“不能慢些，把伢子吓了么样好嚟？”却听到花花在狠狠说：“你个不死的呆鬼，你么子晓得嚟？”

“看到的！”是韩秉义在说。

“啪！”这是手掌打在脸皮上的声响。

“你咋不跟你大一样去死呢。”花花恶狠狠地骂道，“我迟早扇死你这个骗了蛋的货，你给我听着，小裁缝是在给我量身子做衣服，那不叫吃奶膀子，记住没有？”

“就是吃奶膀子。”韩秉义有了哭腔。

“死绝你个韩家八代搭九代，看我不撕了你那驴嘴，讲了你还不记住。”“啪！”又是手掌打在脸皮上的声响，花花喘着粗气、咬着牙在问，“记得没有？！”

“哎哟！”韩秉义哭着腔，“不讲了！”

“去，到那边跪着。”花花还不依不饶，“什么时候记住了，什么时候起来。我再讲一遍，你给我记住，以后连量衣服也不要讲，做衣裳不量么子做嚟？我要是听到你讲半个字的‘小裁缝’，三天不让你吃饭还算小，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韩秉义说：“吃饭！”

“滚过去，跪好了！”花花“咣——”地将枣木的窗棂顶杆扔在了地下，“你只配吃屎。吃屎还只有我屙给你，别人的还要肥田呢。要不是看到你韩家还有一些家产的份上，我就是让猪拱了、让狗日了，也不会让你个孬实心的东西破了瓢。到头来，你那个死鬼大大在死了死了的根上还一刀把你给阉了，让我守活寡，存的么子恶心？难怪好端端地给死了！剩下的这个老东西还知道么子时候死呢，我真是熬不住了。”花花说的“这个老东西”分明指的是田凤。

田凤气得全身打摆子，一脸泪水从心里冲了出来，很快又从脸上冲到了心里。一个从内到外又从外到内的血泪冲洗，让田凤懂得了她要活下来的、坚硬的理由。

女人往往决定一件事，比男人更快、更准，有时还要更狠点。

田凤快步回到了怀仁阁，没有等小芹来服侍她，自个洗了身子。之后，吃了一碗小芹送过来的酒糟蛋花，暖暖地睡了，心事全放到第二天要做的事上，反而睡得实成得多。

大清早醒来，田凤的脑子里跟被大富水漂洗过一般，清得能见到底、静得能照进人。

田凤坐到梳妆台上，一梳子下去一缕青丝，又一梳子下去又一缕青丝。她突然停下手，桃木板梳和一缕青丝定在了镜子里、定在了她的眼里。很快，她用梳子从左往右、从前往后跟找虱子似的扒拉，她在寻找白发。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希望有几根，甚至有几缕白发，毕竟她是做奶奶的人了，然而，一根没有。二十多年来，她在韩家坝能如此认真地审读自己的头发还是不多见的，韩秉礼没有出生之前，有过，因为那时候韩忠烈很欣赏她斜着弧线绞下的刘海。

小芹打完水，过来接过田凤的梳子时，田凤问：“我头上咋没有白发嚟？”

小芹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边梳着头边说：“夫人的头发乌得流油，哪来的白发？”

田凤伸手要过梳子说：“你去告诉厨房，从今天起在门楼左边的客房备一桌饭菜，通知辅智阁，往后一家老小都在一起吃饭，厨房不再给阁里单做。”

小芹出去不久，怀仁阁外有了重重的脚步声，田凤问道：“是田管家嚟？您进来，我有话要讲。”

田耀光搓着手进了门，田凤已经坐到了太师椅上，她示意田耀光坐对面的椅子。

“我坐这，听夫人讲话方便。”田耀光挨着太师椅一边的条凳上坐了下来。

田凤扯了扯衣摆，说：“我大在世的时候，你在府上管家事，又在记号做过‘大账’，别的不多讲，凭您破家性命地为我大报仇，能看出你是个重

情重份的人。‘韩家花园’时，听讲你能来当家，忠烈高兴得把我肩膀都拍肿了。忠烈坐大牢要不是你，还不晓得这个家现在是个么子样呢！你是田家和韩家的恩人。按理我不能再向你提么子事了，可讲到天边上我还是个小脚女人，能走多远的路？能讲多高的话？别人不清楚，我还能不清楚噻？

“田管家，老话讲‘家无主，扫把舞’，‘韩家花园’不能没有主啊！求你看在我大和忠烈的情份上、看在自古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字的情份上，再帮衬帮衬‘韩家花园’，再帮衬帮衬我把这个家里的主做了吧？我这里先给你磕头致谢了！”

田凤从太师椅子上凶凶地跪到了地上，跪得一脸泪水。

田耀光在田府和“田福记”，不能不讲是看在七里八拐的亲戚份上，要不田福元后来也不会放心地让他做“大账”。当初，为田福元报仇，只是出于侠肠义胆和情恩当报。至于重返蒲阳，田耀光已经从带领长江埠码头工人支援武汉大罢工中，成为一个要做“大事”的人了，为了一份情、为了一份责任，他安排好“过江红”之后，主动要求回到膏洞盐棚“发展党的组织、引领工人运动”，到“韩忠记”或者进“韩家花园”只是一个名头而已。尤其在第一次成功地参与组织洞上工人罢工之后，他有准备与韩忠烈“摊牌”，他希望韩忠烈能看清他走的是一条大路，并支持他，最好和他一起往前奔。他也想过，万一韩忠烈的心只在膏洞盐棚和儿女情长上，他将离开“韩家花园”……然而，事与愿违，韩忠烈突然去世。

田耀光能想到田凤会说这样的话，却没有想到她会把心跪到他身边。田耀光急匆匆地弯下腰，一时没有想到主仆之分、没有想到男女之别，双手插进田凤的臂弯，用力将她抱了起来，待田凤坐回到太师椅上，才开口道：“夫人，你不能这样，这要是被外人看了，你叫我么子是好？”

“哎！田管家，我算是外人，还是家里人噻？”花花什么时候站到了门槛上，阴阳怪气地说，“你们的事我可都看见了。”

“少奶奶话里有话啊！你看见了正好。”田耀光说，“夫人刚才给我行个大礼，我受不住，便搀扶夫人起来。少奶奶得把眼正了看事才对。”

“哎哟喂！我的眼放在哪里看事，还得一个下人教不是？田耀光，你还知道你是个管家啊？别以为老爷死了，什么人都敢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花花反着上起了劲儿。

田凤也听出了花花的不怀好意：“花花，你也是生儿养女的人了，‘田

耀光’三个字是你喊的吗？老爷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听他喊过这三个字。什么下人上人？你告诉我——你是下人还是上人？”

“我在你眼里永远是下人，可我在他们面前就是上人。”花花轻飘飘地说，“你们也别欺人太甚了，么子我也是‘韩家花园’明媒正娶的少奶奶，我为‘韩家花园’生下了根正苗青的后代，想打我的马虎眼，门都没有！”

田凤不想再听花花胡言乱语，她最担心的是气糊涂后，会把昨晚听到的关于花花的“丑事”抖出来，她说：“哪个讲你不是‘韩家花园’少奶奶嚟？要是有人讲一个‘不’字，我还不愿意呢？有话等一会儿吃饭时再讲，我这里还要和田管家商量事呢。”

花花一只脚搭在门槛上，一条腿抖着。俗话说“男抖嫖，女抖媚”，田凤看着能不堵心？花花任着自己的德性，说：“我要问问你当老的，如今韩家就这么个辅智阁，你那心还能歪到哪里去嚟？这也不让我晓得，那也不让我知道，可一个管家倒成了天了。话讲到这个份上，不怪我大嘴巴。他爷快死的时候，你哭晕过去了，宋白讲他爷时候不多了。我安顿好秉义，抱着文武想守在他爷身边给他送终。你知道这个时候，田管家做了么子嚟？他门都不让我进，只讲老爷病得很，怕吵。我想问问，田管家是么子医生，还是么子大仙，能把老爷救过来嚟？可现在田管家又和夫人讲话，夫人也要赶我这个少奶奶走，那我干脆把眼剜了、把耳塞了，看不到、听不见，你们想干么子干么子！”

田耀光不在乎花花说他什么，尽管在过去的日子里，他背着韩忠烈做过一些与园子没有关联但却是“大事”的大事，但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韩家花园”的事。花花现如今把话已经扯得有些不像话了，气便生了起来，他说：“花花，人要讲心德，也要讲口德。你喊我么子我不计较，但有一句话，我可是要讲，‘少奶奶’不是让人喊出来的，是自己做出来的。我田耀光尊敬‘韩家花园’任何一个人，为的是让任何一个人尊敬我。讲到老爷临终前的事，当时都慌得没有章法，现在讲来是有我的不是，特别是没让老爷唯一的长孙在身边给他送终更是我的不是，但我问心无愧。当时，我对老爷讲：只要‘韩家花园’一天不撵我，我就当好这个管家。听清楚了吧，少奶奶！”田耀光的一番话既反击了花花，又答复了田凤。说完，田耀光头也不回地出了怀仁阁。

田凤还不想把这个家看似的完整从她手上撕开，她要维护，维护辅智阁的安宁，这也是她的责任，也是她的希望。她平了平心口，对依然站立

在门边上、一条腿抖得更厉害的花花说：“你是不是有事找我嚟？”

“没有事哪个敢来夫人的屋子？”花花的那股子斗劲依然不减，“小芹丫头大清早跟扫帚星似的，讲从今往后厨房不再给辅智阁做饭了，讲是夫人讲的，我这就懂了，夫人能给我一个外姓人的媳妇饿死，也能给不精不全的儿子饿死，总不能给韩家的根也饿死吧？我想亲口来问问，是不是有外人在趁‘韩家花园’现在人不定、主不明的时候，在中间使坏。果然不假，来了就见到了。不管你当老的爱听不听，还是把不把我当这个园子里人，但我还是要讲，你得防着点田耀光，别让他把这个园子和这个园子里的人当膏盐给卖了，我们还要给他数钱。”

“你讲完了没有！”田凤见花花没有接腔，她稳着腔说，“花花，让全家人到门厅吃饭是我一个人的主见，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一家人餐餐能团团圆圆地坐到一张桌子上，这样我看着心里舒坦，没有么子其他的意思，这是其一；其二，田管家是我让他过来，我用一双老腿朝他跪下是请求他继续为我们韩家操劳，你没有看出来韩家要是少了这么个管家能行吗？是你行，还是我行？其三，这话，本想一家人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再讲，我看还不如现在就告诉你——‘韩家花园’死了老爷不假，残了儿子不假，但长子韩秉礼留学很快就要回来，加上我还没有死呢！‘韩家花园’的主我得来做！花花，我叫你一声：我的儿哎！你听着，谁也甭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只要安安心心地带好文武，姆讲过，房子和地都会给你的！”田凤有意不提韩秉义。

花花从来没有听到过田凤把话说得这么硬，心里顿时虚了起来，毕竟她说的那些话，有多少是能长有根子的她不清楚；毕竟她做的那些事，即使别人不晓得，心底还是架得空空的。于是，她放下了支棱起的羽毛：“我还不是看到你下跪的样子，以为受人欺负了，才讲了这些的嚟。”

田凤一眼能从花花的喉咙管直看到她的腩眼，但她却说：“今天的事，我不怪你；以前你要是做过不对的事，我当姆的日后也不会翻破袄子找虱子咬。你有这番心意，姆心里高兴才是。姆打心眼里希望你和姆一起一心一意地把这个家支起来，等伢子大伯回来，我们俩就放手享福了。”

花花听得这话，嗓子眼里生火星，心想：搞了半天这个家还是为韩秉礼在备着，那我呢？我就等着你分一间屋、分一亩地？想得美。我先不讲这么多，看你个老不死的还能骚乎几天。要是哪天真被我逮到与野男人……看我么子收拾你？想是这么恶恶地想，可她笨拙地装腔作势：“那

我会听他奶的，多装哑巴少讲话，等着享清福了。”

早饭田凤在门楼下吃的，辅智阁里一个人也没有来，厨房间要不要单独做，田凤说：“把我们吃剩下的送过去。”

同桌吃饭只有田耀光，小芹出去喊了雷么和姚么，俩老人都以先吃过了推开了这个礼。进门时，田凤看到雷么的风湿病越来越重，手节里仿佛夹着十来个鸡蛋。田凤顺口地吃下一碗老鸭炖萝卜，说：“田管家，老雷那手，真不能再做事了。上午，你问问他是想回老家，还是想住在‘韩家花园’，任他的意。无论他选在哪，‘韩家花园’都像当年对待闵六爷一样，为他养老送终。老爷在世，不止一次这么对我讲过。”

“替老雷谢谢夫人了。”田耀光说。

田凤接过小芹的热巾，擦了嘴角：“花花是伢子气，讲了不中耳的话，你不要上心里去。”

田耀光浅浅地一笑，田凤清楚他不可能不上心，于是把话头调到另一个意在要说的事上：“噢，田管家，园子里老这么躲着商团不是个事，得尽快想个法子，别等他把枪架到大门口……”

田耀光明白，这是“将军团”看到时局不好而想到在“官督商办”公司做下最后一锤子买卖，不想在关头上，韩忠烈突然去世，可信函又是单单给韩忠烈写的，所以才逼着汪庆安一趟又一趟地进园子要盖上韩忠烈的印，以便到公司提取那一百万现洋。他说：“事都一年多了，‘汪瞎子’这个不找、那个不寻，还是盯着园子不依不饶，明摆着也是看到忠烈不在浑水摸鱼嘛。其实那个公司，要不是还有个彭友和在看门早倒进大富水了。”

“汪团长找园子，无外乎有两个理：一个是‘将军团’把信写给的是忠烈，二个是忠烈死前是顶着彭天来当了么子代总经理。信呢，在我们手里，汪团长没有，那他还来找园子，冲的就是这个代总经理。按理人都不在了，还讲么子职位嚟？既然这么子……那给彭老板、柴老板和廖老板这几个公司董事讲清楚来龙去脉，再把这个经理先辞了，看他汪团长脚再长也不能再进这个园子要钱了嚟？”田凤说，“你讲是不是这个理？”

田耀光想了想说：“夫人讲的还真是个法子，公司里肯定愿意园子里这么做，就看这个‘汪瞎子’认不认了。”

“公司要是不愿意，我就把信拿出来，让他们付钱去。就那，我还要找‘将军团’逼死人偿命呢……汪庆安认不认是他的事，园子得去做！”田凤

说，“我是个戴着孝的妇人，进不得人家的园子，还得劳累你了，田管家！”

田耀光以“韩忠记”的名义写了辞呈，田凤从褡裢里取出韩忠烈的牛角印“哈”口气盖了上去。之后，他进了“彭家花园”、“廖家花园”和“柴家老宅”，礼道周全地讲明了“将军团”要钱的事，听得彭天来、廖富有、柴胜荣几位洞商没有一个不想骂娘的，他们都在上边签了姓和名，最后到湾上找彭和友盖了公司的大章子，算脱了一桩干系。

汪庆安屁股上搭拉着插着子弹壳的手枪，带着一个扛着长管枪的团丁走进了“韩家花园”——这次，是田耀光请来的——他满以为是园子里被他上次临走时撂下话给吓住了，他说“下回再不给钱，‘将军团’就要直接从武汉封了公司”。

进了大门，汪庆安远远地看到“韩家花园”的当家夫人田凤端庄地坐在门楼下的正厅里，便早早地开了口：“汪某再次打扰夫人了。”

田凤站起来，道了个福。无意间她看到，汪庆安长了一双骨柴般的小手，闵六爷在世时说这种手是一双阉猪骗牛的好坏子。蒲阳人说到职业的好坏，有“一阉猪、二打铁，三捅黄鳝、四捣鳖”的说法。打铁、捅黄鳝、捣鳖的人倒不少，可很少有人去学阉猪骗牛，缘在那是绝后代的手艺。

汪庆安落下座，团丁站到他的后边。田凤呢，左边是田耀光，右边是小芹，坐得很阔派，她没有什么细话跟他讲，直接开了口顶到事上：“汪团长几次三番地来‘韩家花园’，我确因身着丧服不便相见，就是现在也是在三年六个月的孝里头，不便登门，才再次劳烦您进寡妇的门了……”

“这么讲，是我汪某人不懂事理了，请夫人包涵。”汪庆安对田凤的言辞感到吃惊，他说，“我是个当差的，当差的办的只是当差的事。韩老板在世是官督商办膏盐公司的代总经理，‘将军团’来函让公司准备一百万大洋是与韩老板的商定，我只是履行职责而已，而已。”

“汪团长不进张家、不去李户，独独来‘韩家花园’，么子讲是有你的理的嚟……汪团长，您吃茶！”田凤浅浅地笑了笑，“我是个走在屋里的妇人，可这个理我还是理不清。暂不讲，‘将军团’与家夫韩忠烈是么子有那一百万这回事的。我在想，在他不幸之后，汪团长为何坚持进‘韩家花园’来讨要，难道汪团长不知晓除了他之外，公司还有总经理和董事会在吗？再说，一百万大洋这么大个数目，他一个代总经理能做得了主吗？不瞒汪团长，彭总经理和几位董事没有一人知晓这档子事……”

一根柱子的影子倒在汪庆安的脸上，暗得很：“那夫人是怀疑汪某人在里面捣鬼了？”

“民妇没有这样讲，是汪团长自生了疑意，我只是想弄清这个理。”田凤盯着汪庆安那张阴了的脸，她不相信那里会打雷下雨，她说，“如果汪团长手里拿有韩忠烈做主答应付给‘将军团’大洋的字据，我卖房当地也为当家老爷要回这个诚信。汪团长，你讲呢？”

“夫人，我再次重申：我是替人当差。实不相瞒，我不清楚这一百万大洋的内幕。‘将军团’知道韩老板去世的消息后，只要求我从‘韩家花园’拿到韩老板的印鉴，作个证明。”汪庆安说，“我当然知道，怎么可能让‘韩家花园’出这份钱呢？钱是公司出！”

“汪团长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人，这么个伢子们都晓得的理，么子就解不开嚟？家夫韩忠烈在世时能不能盖这个印鉴我不晓得，死时没有交待，单凭你们一面之言，如何让我能盖得下去？”田凤说，“这事不难办，他死了，公司还活着，‘将军团’再与公司商量即可，何以为难汪团长来回奔波呢？”

汪庆安搓了搓骨柴般的小手说：“我也是这样讲嚟，可他们认准韩老板这个诺了！”

“韩忠烈在阎王那里，难道要我还是要谁到他那里问问承了么子诺？”田凤“为难”地说，“汪团长，顺便告诉你，随着他的去世，‘韩忠记’现在没有任何人在公司任职，我们仅仅只是公司的一个股东。如今我在‘韩家花园’做主，只要是老爷在世时有凭有据的事我一做到底，其他的……我个小脚寡妇就无能为力了。”

汪庆安说：“夫人的话讲得再明白不过了，这一百万元大洋的事与你无关了不是？”

“应该是这样，”田凤点点头，“如果有证据的话，另当别论。”

汪庆安站起来，一只手撑着桌面说：“那好，谢谢夫人的上等好茶，汪某告辞了！”

“汪团长，请慢步，‘韩忠记’的膏洞盐棚是你的管辖，还望一如既往地多加照应。”田凤说，“我这里准备了五百块钱请你吃碗酒，以表谢意，不要嫌我小气！”

汪庆安想，这真是个精明的女人。“夫人，礼重了！”说完，示意随从的团丁拎起了叮叮作响的一袋银元，拱手出了“韩家花园”。

田耀光送出了门外。

田凤在门楼下坐了好一阵子，吃了几粒红皮枣，甜得粘喉咙，喝了一碗茶，又喝了半碗茶。一只蚂蚱灰褐色地跳进门里，动了动毫须，跳一下，又跳一下就跳在了田凤的绣花鞋，她踢了一脚，蚂蚱借着她的脚力，张开翅膀飞起来，“扑”地碰到格子窗上，掉了下来，正好落下小芹身边，小芹伸手捉起来，送到屋外的草丛里。

田凤说：“去把乔叫来！”田凤跟乔婶的叫法，打开头就叫小乔“乔”。

小乔跑着进来。田凤缓缓地说：“春备秋、夏藏冬。明个抽空去请一位师傅到家里做些冬天的衣裳……上回少奶奶请的那个小匠人，手脚挺利索的，你问问在哪里请的，能请上他也行。”

“不用问，夫人！”小乔答道，“那个匠人姓卢，是‘叶辉堂’的出师留下来的大徒弟，手艺超过他师傅了。”

田凤说：“那就请他吧！”

“不晓得他有没有档。”小乔把“空档”说成“档”，这是裁缝行当中的话。

“往后出门的事多了，我得做件大氅。”田凤说，“没有档，你往前约。再不就跟堂里的叶老板讲，给我调个三五天的档，我不付天银，付包银。”

按天数付匠人工钱叫“付天银”，手艺一般或喜欢磨工的艺人却乐得这份收成，而对像“叶辉堂”手艺精快、品行又好的师傅，主家算账时都计件付工，不亏匠人的手艺。

“好的。”小乔应着。

田凤回到怀仁阁，头沉沉的，她始终觉得汪庆安不是五百块钱就那么容易打发的，她替汪庆安想他将怎么向“将军团”交差，如果交不掉差，那一百万还是一百万，擦都擦不掉。她抬头看看“韩忠烈”，他就那么张着一点点的小口，不说也不笑，特别像他，尤其是像闵六爷死后那半年左右的他。田凤呆呆地看着他，由不得满眼生泪……

盐商带信，这两天盐行“掌铺”要到洞上送来年的保货单。单子是盐行与记号的采购约定，头年秋冬就要做好，双方签字盖章，没有天灾人祸，生意都照着单子做。记号按单熬盐，盐行按量收购，买卖就有了章法。往年，如果是老行对老号，“掌铺”和“管事”各拿着老板的印章，一戳定音。今年，“韩忠记”接到了三张新的保货单。三张大单子都是安陆煤场的贺